

接受美学理论指导下儿童文学翻译中的“童趣保留”方法

——以 *The Last Kids on Earth* 汉译实践为例

胡嘉豪, 侯羽

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河北秦皇岛

【摘要】 儿童读者的地位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中常被无意识地忽视, 继而导致译文中童趣色彩的流失。本文以 *The Last Kids on Earth* 系列为实践对象探索如何保留童趣。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遵从“读者中心论”, 开展了儿童读者反馈调查, 实现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动态调整。通过分析命名、对话、双关语及文化负载词等案例, 本文认为, 采取归化策略及意译、创译等翻译方法可以实现语言脱壳, 从而满足儿童的“期待视野”并传达童趣; 本文还认为, 采取异化策略及增译、释译等翻译方法来补充必要信息, 可以填补“文本未定性”并让读者读懂童趣。

【关键词】 儿童文学翻译; 接受美学; 童趣保留; 读者反馈; 动态调整; 双关语创译

【收稿日期】 2025 年 5 月 15 日

【出刊日期】 2025 年 6 月 20 日

【DOI】 10.12208/j.ssr.20250253

The method of preserving playful element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based on reception aesthetics theory-- Take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practice of "The Last Kids on Earth" as an example

Jiahao Hu, Yu Ho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Hebei

【Abstract】 The role of child readers is often unconsciously overlooked in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resulting in a loss of playful elements in the translated tex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he Last Kids on Earth* series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how these elements can be preserved. Throughou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the translator adopted a "reader-centered" approach, utilizing feedback surveys from child readers to dynamically refin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By analyzing examples such as naming, dialogue, puns, and culturally specific term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domestication strategies—combined with methods like free translation and creative translation—enable linguistic adaptation, aligning with children's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and effectively conveying the playful elements. Additionally, it proposes that foreignization strategies, alongside techniques such as amplification and explanatory translation, can provide essential context to address textual indeterminacy, ensuring that readers comprehend the playful elements.

【Keywords】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practice; Reception aesthetics theory; Preservation of playful elements; Readers' response; Dynamic adjustment; Transcreation of wordplay

1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 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国译介出版经历了由“复苏期”到“井喷期”的转变^[1], 对于优质儿童文学翻译作品的需求在不断攀升。徐家荣^[2]最早指出儿童文学翻译中存在着一个特殊问题, 即“如何保持原作的儿童情趣”。童趣色彩体现儿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需求, 只有将其充分保留, 才能真正让儿童文学作品有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然而, 在翻译实践中, 许多译者往往过分关注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而忽

视了童趣的传达^[3]。受到成人本位观的影响^[4], 译者常用自身对儿童需求的臆测取代儿童的真实需求, 继而导致译著中童趣色彩被抹去。这种忽视儿童读者感受的做法, 无疑是一种翻译暴力。

儿童文学翻译中存在的问题被不断提出, 并寻求解决方法, 关注点从文字层面的简化处理^[5]延伸到文化层面去陌生化策略^[6]。但研究始终围绕着“原文-译文”的二元框架展开, 读者作为第三方的感受始终没有获得实质性关注。Yuliasri 等^[7]对儿童读者展开调查, 结

果表明原文的奇幻元素和幽默特质并没有很好地在译文中体现。目前,在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如何保留原作的童趣提出了建设性方案:谢文辉^[8]主张译应该运用“指小表爱”的翻译方法去塑造活泼可爱的人物形象;徐德荣等^[9]认为不应低估儿童对于趣味性的品鉴能力,并为此总结出九种双关语翻译策略;韩洋^[10]提出译文多用叠词来激发儿童的感官感受。这些成果虽为实践中的“童趣保留”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现有研究多囿于译本对比分析,对翻译过程的动态考察及童趣保留方法的系统总结仍存不足。鉴于此,本文选取在英语世界深受儿童读者喜爱、以童趣见长却尚未经汉译的 *The Last Kids on Earth* 系列为翻译实践对象。文章旨在综合儿童读者反馈,在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索“童趣保留”的方法,使译作更贴近目标语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和文化背景,增强儿童文学译作的可读性。

2 接受美学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的启示

接受美学是20世纪后半叶兴起的一个重要文学理论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和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其核心在于将研究视角从作者转向读者,强调读者在文学作品实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该理论认为,文学作品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其意义在读者阅读和阐释的过程中得以实现^[11]。这亦是接受美学理论的重要基点,即“读者中心论”。这一理论观点与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童趣保留”的要求不谋而合,为解决当前儿童文学翻译中普遍存在的童趣色彩流失提供了理论基础。

接受美学另外两个核心观点——“期待视野”和“文本未定性”同样为“童趣保留”提供了实践指导意义。“期待视野”指读者具有“对于文学体裁、形式、主题及语言的理解之综合”^[12],这种理解决定着童趣元素能否被有效接收,为儿童所喜爱。“文本未定性”则指文本中存在许多“空白”,即没有实际写出来的东西^[13]。这些“空白”恰好为儿童读者提供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空间,是童趣得以实现的重要载体。

总之,接受美学能够为理解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提供新的视角,促使译者更好地考虑目标读者的需求和特点,从而产出更适合儿童阅读的译本。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不仅能够提高翻译作品的可读性和接受度,也为儿童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提升翻译作品的质量和文化传播效果,实现更

好的“童趣保留”。

3 *The Last Kids on Earth* 及其汉译过程简介

The Last Kids on Earth 系列图书由世界知名的英语图书出版商企鹅出版集团出版。其作者马克斯·布莱利尔(Max Brallier)是一位集作家与游戏创作于一身的创作者。他累计创作了二十多部作品和游戏,其文风大多充满童趣,将游戏冒险的精神融入作品当中。该系列图书便是其最出名的代表作,主要讲述了怪兽浩劫降临之后,杰克同几位小伙伴在末世中逃亡并努力生存的故事。该系列作品在《纽约时报》、《今日美国》和《华尔街日报》的热销榜霸榜数周,被评为畅销书,印刷量超过1000万册!在亚马逊的英亚漫画书(图像小说类)排行榜中,第一册位居榜首,第二册排名第三。

该系列书籍在亚马逊网站上所给出的推荐读者年龄为8至12岁,对应蓝思值均在570L至650L左右。该年龄段儿童读者处于逐渐建立思考能力的关键时期,对于幽默元素的喜爱已经由口头形式转向为书面形式,例如双关语和讽刺性描述。原文语言生动形象,极具表现张力,充满童趣色彩。具体而言,在词汇层面,作品中运用丰富的拟声词描绘动作场面,通过各种奇特的命名方式展现主人公的幽默感;在句段层面,俗语及口语化表达居多,并有大量的报道类动词出现,使得人物风趣搞怪的形象跃然纸上;在修辞层面,灵活使用夸张和比喻等修辞手法,其中双关语尤为突出;在文化层面,作品融入丰富的异国元素,渗透于场景描绘的各个细节。此外,该系列作品对战斗场景以及情感变化的描写十分细腻,展现出独有的心理创伤与疗愈方式。

该系列图书前两册由笔者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委托进行翻译。译本为全译本,涵盖序言、正文、副文本、附录和致谢,其中第一册译本约合4.6万字,第二册译本约合5.8万字。翻译初稿在大语言模型Claude-3.5-Sonnet的辅助下完成,随后进入校对阶段。在此过程中,笔者以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开展了一定范围的儿童读者反馈调查,并结合调查结果与出版社意见完成二稿,现已上交出版社。为检验译本的可读性,两册译本以章节为单位依次放于汉语学习资源检索与分析平台(CRP)进行汉语文本阅读难度定级,该平台的分级以中小学语文教材语料库为基础。评级结果显示,第一册与第二册的文章对应级别维持在小学五至六年级到初中学段,对应阅读年龄在10至12岁左右。译文的阅读难度与原文基本保持一致。

4 “童趣保留”的翻译方法

4.1 命名方面——避免直接音译名称

儿童文学中的命名往往带有浓厚的童趣色彩，这不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儿童想象力的体现。儿童文学翻译当中不仅要让译名和所指物品产生有效的指代关系，更要让儿童读者体会到原文命名方式的趣味性。例如，原文中出现了“Big Mama”、“Blarg”（见例1）和“Wormungulous”（见例2）等名称，这些名字通过音韵、形象或联想为儿童读者带来乐趣。因此，译者在翻译时不能简单地采用直译或音译，而应深入分析原文的童趣所在，选择释译或音译加释译来保留原文的童趣。原文中“Big Mama”作为车辆的名称被译为“妈咪巨坦”而非直译为“大妈妈”。直译往往无法再现原文童趣，读者无法填补原文“空白”。部分儿童读者反馈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翻译方法的有效性。释译所增加的“巨坦”二字可以构建出车辆的基本外形，而前面的“妈咪”二字则让读者联想到母亲保护孩子一般的安全感。这样的读者反馈充分表明译文存在“空白”，且能为儿童读者有效填补。

例 1:

原文：The big beast roars again, a sound like “BLARG!” Hmm. “Blarg” That’s got a ring to it...（第一册，第一章）

译文：那个大怪物再次发出了咆哮，“嗷呜！”一声。嗯……“嗷呜”这个名字听上去倒还不错哈……

“Blarg”是在第一册中主人公为怪兽所取的名称，此句亦是该怪兽名称首次出现的地方。该怪兽的名称在许多介绍性网站和 Steam 游戏平台上被翻译为“布拉格”，采取了对英文单词直接音译的方式。然而，这样的译名并不能很好的传达原文的意思，完全脱离了语境。因为主人公是一个酷爱搞怪的男孩，热衷于搜集怪物的信息，并给怪兽取上一些稀奇古怪的名称。根据语境不难判断，“Blarg”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怪兽咆哮的拟声词。也就是说，怪兽的译名需要能让儿童读者读起来像是在模仿怪兽咆哮。“布拉格”这样的命名方式抹去了文本的未定性，读者无法读出主人公给怪物命名时的幽默感。因此，选择“嗷呜”这样的拟声词作为怪兽的名称更加贴切可爱，可以让儿童读者感受到原文的幽默之处。

另外，“嗷呜”这个译名可以和后文形成更好的呼应。在第二册中该怪兽原本的名称出现，即“Ærūæl”，由一串难以辨认的字符组成。英文读者可将其字形转换为“Erruael”，这串字符则被译为“厄乌”。读起来

会更加正式，而且与“嗷呜”发音相近，能够更好的让读者联想到两个名称代指的是同一个怪兽。相比之下，直接音译而来的“布拉格”难以让读者产生联想，无法形成前后文的呼应关系。

例 2:

原文：It’s not a train. It’s a humongo worm monster. The Wormungulous.（第二册，第一章）

译文：它可不是什么火车，而是一头超级大的蠕虫怪。它叫“环爪蠕虫古戮斯”。

“Wormungulous”是第二册当中一种蠕虫状怪兽的名称。出于对儿童读者的关照，译者采用音译加释译的翻译方法，平衡了信息传达与文本未定性的关系。不仅帮助儿童读者快速理解怪兽的基本形象，还保留了足够的想象空间。释译部分提供基本信息，搭建理解框架。“Worm”即蠕虫的意思，据此可以基本确定其基本外形。“ungulus”是拉丁语，有表示环状钩子的含义，再结合副文本中的插画可以进一步确定其细节特征。因此，释译部分为“环爪蠕虫”。说明性文字为儿童读者提供了一个理解的起点，避免因信息不足而产生的困惑。

在释译的基础上，译者再对“ungulous”进行音译。该部分汉字的选择充分体现了文本未定性的运用。“盎”字在汉语中较为生僻，对于中国儿童读者而言具有陌生感，与原文使用拉丁语的效果相呼应。这种陌生感促使读者产生好奇，主动探索怪兽的形象。“古”字暗示怪兽的神秘性，“戮”字则传递出凶残的特征。这些汉字的选择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意象线索。因此，音译部分为“盎古戮斯”。这样的专属名称为目标读者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过程，激发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想象主动填补文章“空白”。

4.2 句段层面——对话的适当意译

原文含有大量对话，从而实现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推动。这些大段的对话往往语言风趣幽默，玩味文字。这种情况下，直译往往无法很好地保留原文的童趣。综合上下文语境，采取意译的翻译方法，进行适度的“变”才能更好地关照儿童读者。意译可以让译文在不脱离原文字面含义的基础上，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增强文章的可读性。

例 3:

原文：“I didn’t get a photo!” I exclaim.

“PHOTO FAIL,” Quint says.

I cock my eyebrow. “Don’t talk like that, Quint. It doesn’t suit you.”

“A failure of photographic proportions, friend.”

“Better,” I say, slapping my best bud on the back. “Now where are we?” (第二册, 第二章)

译文: “诶, 我还没拍到照片呢!” 我懊恼地叫道。

“大摄影师, 错失良机哦。” 昆特小声说。

我皱起眉, 说道: “别拿那种语气说话, 昆特。听着很不舒服。”

“咱们的大摄影师只是还没找好取景的画面比例呢, 对吧。”

“这才对嘛,” 我拍了拍好兄弟的背, “话说, 我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呢?”

这段对话是昆特和杰克两个好兄弟关于摄影问题彼此打趣。原文中, 昆特主要使用名词性短语对杰克进行调侃。若选择将这些短语直译, 则会显得生硬且乏味, 原文的童趣也将被抹去。同时, 静态的语言并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因此这段对话整体上采取了意译的翻译方法, 将原文译为动词短语或者完整的句子, 实现语言脱壳, 童趣再现的效果。例如, “PHOTO FAIL” 被译为“大摄影师, 错失良机哦。” 这样的处理不近增强了语言的动态性, 符合中国儿童对于汉语表达的期待, 而且再现了昆特调侃的语气, 使得原文的童趣色彩得以保留, 避免了直译可能带来的生涩感。

此外, 报道动词“exclaim”没有直译为“惊呼”, 而是增译了“懊恼地”; “say”也没有直译为“说”, 而是结合上下文语境译为“小声说”。这样的处理填补了原文在语气上的空白, 让空白之处具体化。昆特和杰克的人物形象会刻画得更加丰满立体, 帮助读者体会到原文中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

4.3 修辞层面——双关语的创译

原文展现出的童趣色彩除了得益于幽默的语言风格, 更在于双关语的运用。双关语通过一词多义的妙用给予读者极大的乐趣。文中的主角惯用薯片和果酱等零食作为打趣对象(见例4), 体现出孩童纯真的性格。在翻译实践过程中, 双关语理应最大限度的保留, 但完全的对等几乎不可能。于是, 译者便需要采用创译, 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 通过适度的“变”来实现更好的接受效果。

例 4:

原文: Quint holds up his hand. “Dirk, you have no reason to be angry at me. You clearly have some sort of chip on your shoulder, and...”

“Wait, he does?” I look at Dirk. “Is it a chocolate chip?”

Quint rolls his eyes. “Jack...”

I stand on my tippy-toes and examine Dirk’s shoulder. “Or is it a sour cream and onion chip?”

Either way, I’ll eat the chip. I mean, even if it’s salt and vinegar.”

“IT’S NOT AN EDIBLE CHIP ON HIS SHOULDER, JACK! It’s just a dumb saying.” (第一册, 第八章)

译文: 昆特举起手说道: “德克, 你没理由在这里对着我生气, 冲我发什么牢骚, 而且……”

“等等, 他真的有吗?” 我看着德克, “是桂花味的吗?”

昆特翻了个白眼, “杰克……”

我踮起脚, 向德克望去, 想看看是不是真的冲了一碗醪糟。“加鸡蛋了还是加小汤圆了?”

无论如何, 这碗醪糟我喝定了, 管它是咸口的还是甜口的。

“杰克, 不是可以喝的醪糟啊! 是生气发的牢骚!”

此处童趣保留的关键在于对双关语“chip on your shoulder”的准确理解和巧妙创译。这个短语常用来表达“怀恨在心”或“对某些人或事的不满”。但同时, “chip”可以字面理解为薯片。原文中的昆特和杰克便是基于这两种不同的理解展开了争论。杰克的角色的特点是爱吃零食。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需要考虑到角色人物设定, 将“chip”进行创译。译文既需指食物, 以此展现杰克作为一个孩童贪吃的天性, 又需要能够传达出昆特的不满情绪, 贴合原文情节。“醪糟”便很好地符合上述两个要求, 其谐音恰为“牢骚”。创译出的译文保留了与食物相关的误解, 并通过汉语的语言特点营造出了同等的喜剧效果。该对话余下部分则可以根据醪糟这一食物的特征做出小幅度改编即可, 比如巧克力口味和酸奶口味被替换为了桂花等元素。在读者反馈调查中, 受访儿童表示可以理解译文的谐音, 能够结合自己的语言认知水平读懂译文的趣味所在。因此, 这样的翻译符合中国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 从而让原文地童趣色彩保留了下来。

例 5:

原文: In the dim light, I can make out that it’s June. Hey, I just used “make out” and “June” in the same sentence. Go me! (第一册, 第十三章)

译文: 昏暗的光线轻柔地贴近她的脸庞, 我得以认出那道黑影是琼。啊哈, 我刚刚居然对“琼”用了“贴近”这个词, 真有自己的!

此处是作者运用双关语“make out”, 在语境之中

传递了两种含义。第一个“make out”是指在昏暗的环境里认出；第二个“make out”的含义则是指轻吻，往往具有一定程度的性暗示。然而，汉语当中很难找到一个动词能同时传达出这两种含义，且性爱暗示并不适合出现在儿童文学题材当中，这与儿童的期待视野相悖。基于此，译本采用了意译的翻译方法，并将第二个“make out”创造性地改写为“贴近”。

这种改写在保留了原文含义的基础上还增添了诗意的美感，凸显语言的优美和形象性，提升了译本的艺术性。这有助于提高儿童读者的审美体验，同时也能培养他们对语言的敏感度。同时，基于对儿童心理发展阶段的理解，改写为含蓄的表达可以避免儿童读者阅读时产生的不适感。通过这种调皮的自我调侃，译文成功地传达了主人公幽默的性格特征。这与原文的效果是一致的。童趣得到保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喜爱这个角色。

4.4 文化层面——负载词异化为主

原作创作背景大多基于作者本国社会，故而文中会大量出现其独有的文化意象。这些文化负载词能够让本国读者产生有效联想，从而读懂文章。在儿童文学的翻译过程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同样需要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虽以异化为主，但不可生硬直译或音译。*The Last Kids on Earth* 第二册中出现的“Tasmanian devil”便用了音译加注的方式。通过“增”，为儿童读者提供必要的知识背景，避免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困惑的情绪。在异化影响读者阅读理解，且汉语中存在可替换的意象时，才会有适当的“变”，选择归化策略去让读者体会原文的童趣感。以下两个案例将分别展示异化和归化策略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例 6:

原文: Tomorrow, I'm going to be all Liam Neeson-y, like, "WHAT'S UP, ZOMBIES?! HAND OVER MY FRIEND JUNE!" (第一册, 第六章)

译文: 明天, 我要像动作片明星利亚姆·尼森一样霸气十足地高喊: “喂, 僵尸?! 快把我朋友琼交出来!”

原文中的“Liam Neeson-y”涉及两层内涵。首先, 利亚姆·尼森作为好莱坞动作片演员是硬汉形象的典型代表; 其次, “-y”后缀表达主人公要以模仿甚至夸张的行为表现出强硬、威慑的心理状态。译文选择异化, 保留原有的文化意象, 但采取了增译的翻译技巧去弥补文化认知差异, 实现文化信息的适度传递。比如, 添加“动作片明星”实现身份说明; 使用“霸气十足”这一修饰语构建形象特征。这样的增译让陌生的文化意

象在儿童读者眼中变得可以理解, 从而丰富读者对主人公人物形象的感知。读者能够更好地感受到角色勇敢面对困难的正面英雄气概。

例 7:

原文: Now, why does a thirteen-year-old need a tree house that's better-defended than Fort Knox, Stark Tower, and the X-Mansion combined? (第一册, 第二章)

初译: 诺克斯地堡、斯塔克塔和 X 大厦三个加起来还没有一个树屋防御力高。那么, 一个十三岁的小孩要这样的树屋干什么呢?

改译: 要我看, 地上的万里长城和天上的凌霄宝殿加起来也没有这个树屋坚固。那么, 一个十三岁的小孩要这样的树屋干什么呢?

原文出现的诺克斯堡是现实中美国的一处陆军基地; 斯塔克塔和 X 大厦则是漫威动画中所设定的虚拟建筑, 前者为钢铁侠的基地, 后者为 X 战警的作战训练基地。这三者所共有的特点即为科技加持下的宏大建筑, 具有顶级防御性能。这体现出杰克对自家树堡防御力的自信。同时, 现实世界的建筑和虚拟世界的建筑被一并提及, 侧面展现主人公幽默的性格和爱玩的天性。这样的文化负载词对于英语世界的儿童来说是很容易理解。但是强行异化, 直接照搬给中国的儿童读者的话, 儿童读者未必能很好地领略原文的内涵。

因此, 翻译过程中适当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 寻找中国儿童读者所熟知的文化意象, 进行意象替换。“万里长城”和“凌霄宝殿”则恰好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为中国儿童所熟知。“万里长城”是现实世界中的宏大建筑, “凌霄宝殿”则是中国神话中的虚拟建筑, 两者都象征坚不可摧, 与原文意象相对应。儿童读者普遍反馈该版本的译文更受喜爱, 因为万里长城这样的意象可以让读者感受到辽阔的气概, 读出树屋十分牢固的特点。但存在少部分儿童读者偏向于异化策略下的直译版本, 因为他们认为神秘的意象可以激发读者探索未知的欲望。为符合大多数儿童读者的期待视野, 最终选择了敲定译文二。

5 儿童文学翻译中对“童趣保留”的再思考

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中, “童趣保留”问题往往处于被忽视的困境。译者或让趣味性给教育功能让步, 或受限于语言不可译性而淡化童趣表达。这一现象的根源往往在于译者对儿童读者独特地位的忽视。儿童读者并非仅仅是成年读者的“缩小版”, 他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方式、审美趣味和阅读需求。因此, 接受美学理论的“读者中心论”在儿童文学翻译实践中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它强调读者的体验, 强调文本在读心中激发的意义, 进而影响着译者对于翻译策略、方法和技巧的选择。

出于对儿童读者的关照, 译者应重点让译文有所“变”。这种“变”体现在归化异化策略抉择时, 适当选择归化, 将异国色彩浓郁的文化意象变换为中国儿童熟悉的意象; 这种“变”还体现在句段翻译过程中巧妙运用意译, 改变直译所带来的生硬感, 用中国儿童更能读懂的文字去传递童趣; 这种“变”更体现在双关语无法被直接翻译时所用的创译, 基于对原文内涵的精确理解, 对文字外壳做出改变, 另造新的双关, 达到童趣不变的效果。在译文有所“变”的同时, 更应该对原文的保留。译者还应采取“增”的方式去帮助读者理解, 比如采用增译和释译等翻译技巧去填补原文本是空白的信息, 避免中国儿童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不适应。此外, 儿童文学翻译既然要以儿童读者为中心, 便不可闭门造车。儿童读者的真实反馈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进行一定范围的儿童读者反馈调查有助于润色出适宜儿童阅读的译本。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 建议可以采取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取读者反馈。利用问卷了解儿童读者对于不同翻译版本的偏好, 并对部分儿童读者针对典型翻译案例进行访谈, 了解儿童真实的“期待视野”。

实际翻译过程的“变”与“增”是译者在平衡忠实于原作和满足读者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这种平衡的达成, 需要译者对儿童认知特点和阅读心理有准确的把握。尽管如此, 上述实例中仍存在不足之处。例如, 替换西方文化符号的做法, 虽然便于理解, 但可能错失了向儿童读者介绍异域文化的良机。未来, 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深入, 儿童文学翻译将迎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 译者需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与策略, 以提升翻译作品的质量和文化传播的效果, 更好地实现“童趣保留”。

参考文献

- [1] 马福华.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出版[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9): 120-123.
- [2] 徐家荣. 儿童文学翻译对译文语言的特殊要求[J]. 中国翻译, 1988, (5): 15-19.
- [3] Gavriilidou, S. Translating humour in literary texts for children: The adventures of humour in 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iNTERSEMIOTIC*, 2023, 12(1).
- [4] 李文娜, 朱健平. 从“儿童的发现”到“为儿童而译”——中国儿童文学翻译观之嬗变[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 (2): 80-87+97.
- [5] Alla A. Challeng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 theoretical overview[J]. *Europea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2015, 1(2): 15-18.
- [6] Al-Hemyari.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translating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English into Arabic: A case study of Alice's adventure in wonderlan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Society*, 2023, 7(9), 827-834.
- [7] Yuliasri, I., & Allen, P. (2019). Humour loss in the Indonesian translation of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J]. *Indones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9, 9(1): 119-127.
- [8] 谢文辉. 中译本儿童文学的语言翻译特点[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39(S4): 122-124.
- [9] 徐德荣, 江建利. 从双关语的翻译检视译者的儿童文学翻译观[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2): 98-104.
- [10] 韩洋. 基于语料库的儿童文学汉译中叠词的应用研究——以李文俊的儿童文学翻译为例[J]. 外语电化教学, 2019, (3): 15-21.
- [11] Jauss, H. R.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 [12] 王钟陵. 论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3): 174-182.
- [13] Iser, W. Indeterminacy and the reader's response in prose fiction[J]. *Aspects of Narrative*, 1971: 1-45.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